

校读在医古文学习中的作用

贵阳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 刘奕超

整理古典医籍,纠正文字方面的衍脱讹误,少不了一个重要手段——校勘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但是学习古典医籍,要扫除阅读方面的障碍,除了借助工具书和有关注释以外,还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——校读,却未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因此有必要对它稍加介绍。

校读与校勘,在方式方法上是大体相同的,都需要罗列相关相类的篇籍,罗列同书的不同版本,或同一内容的不同记载的文字,就其异文词例等等,进行对比研究;但是,二者直接的目的并不相同。校勘是为了恢复古籍的真实面目,给读者提供一个完善的、可据以学习的本子;校读则是在对比的研究中,求得对字、词、句、篇章的正确深入的理解。通过校读,初学者可以从活生生的语言材料中去巩固已经掌握的古汉语常用词,去分析那些不易懂得的句子,去解决语法修辞上的种种疑难,从而提高阅读古医籍的能力。这里,我们不妨以中医院校现行《医古文》试用教材中的《华佗传》为例,来具体谈谈校读的实际作用。

课文《华佗传》选自范曄的《后汉书》,而成书于该书之前的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也有华佗的传记(见《魏书·方技传》),两传内容虽然大同小异,但是行文风格、叙述详略、用词造句多有差异。因此,学习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,正好可以把《三国志》本传作校读材料。通过校读,大致可以收到这样几方面的效果:

一、解决训释的难点,加深对词义的领会

课文中,某些词语是古今汉语都常用的,可是它们的古今常用意义却有差别;词书里尽管罗列了它们的很多义项,但是面对具体的语言环境,该选择哪个义项来解释最为妥当,对初学者来说不是很容易办到的。有的词语,虽然课文作了注释,但注释是否正确,或者所注释的义项在初学者看来,又并不十分熟悉,于是便存在一个如何加深认识的问题了。因此,如果以《三国志》本传作校读材料,上述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比如:

(1)“伤身而胎不去。”

“身”的义项,新编《辞海》列了六个,其中一项是“怀孕”;但是,初学者很容易就把“身”误解作“身体”。

校以《三国志》本传,此句作“伤娠而胎不去。”两句类比,“身”、“娠”为异文,可知“身”应释作“娠”,即“怀孕”的意思。所以课文注“伤身”为“伤胎”是正确的。

(2)“即作汤二升,再服。”

在古汉语中,“再”通常只表示“两次”或“第二次”。此句“再服”即“分两次服”;校以《三国志》本传,句子为:“即作汤二升,先服一升,斯须尽服之。”句中虽然没有用“再”,但“先服一升”两句,正好是“再服”的注脚。一校读,就容易理解“再”的意义了。

(3)“病不能相杀也。”

初学者常把“相杀”理解为“互相杀害”,这是不明白句中“相”是指代性副词的缘故。“相”在这里有指代第二人称的意味,“相杀”就是“杀你”的意思。《三国志》本传作“病不能杀君”,“君”是“你”的尊称,译成白话正是“杀您”(即“危及您的性命”),一校读就容易体会“相”的这一特殊用法。

(4)“向来道隅,有卖饼人……”

“隅”的常见意义是“角落”,成语“向隅而泣”的“隅”就是角落的意思。但除此而外,一般词书还列有“旁边”这个义项,课文即据此为释“道隅”为“路旁”。校以《三国志》本传,正作“向来道边有卖饼家……”。通过校读,可知课文所释不误,同时对“旁边”这一义项,又增加了感性认识。

二、扫除语法方面的阅读障碍

范曄的《后汉书》文学成就很高,历来为史家所称道,其行文的特点是词约而意深。不过对初学者来说,“词约”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。比如:

(1)“乃故往渔,更从佗求,适值见收,意不忍言。”

这句话的难点是“适值见收”,究其缘由,除了词义方面的问题以外,主要是语法问题。句中动词“值”和“收”不共一个主语,而范书又把两个主语都省略了,因此就不太容易弄明它的意思。而《三国志》本传只承前省略了“值”的主语,作“适值佗见收”以之校读,障碍就会扫除。

(2)“又有一郡守笃病久,佗以为盛怒则差。”

《三国志》本传作：“又有一郡守病，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。”从行文的角度看，另加“盛怒则差”的主语，反倒觉得累赘；但用为校例，有“其人”这个主语，却利于初学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。

除了省略主语外，课文中有的句子还省略了谓语，或者省略了状语；而《三国志》本传在相类的句子中，却未见省略。用来校读，疑问即可冰释。比如：

(3) “君病根深，应当割破腹。”

为什么“病根深”就一定得“割破腹”呢？从上下文去揣摸，病人腹内定有包块一类的东西，若就此析句，又有臆测之嫌；但以《三国志》本传校读，则毋庸置疑：“君病深，当破腹取。”两句类比，范书的第二个分句，是动宾结构；《三国志》用的是连动结构，多了一个动词谓语“取”，读起来虽觉拖沓，但对正确解析句子，的确非常重要。

(4) “针灸不过数处，裁七八九。”

以范晔这样的大手笔，断不会再用“七八九”去补充说明“数处”，可是若以“七八九”为针灸次数，又嫌依据不足。以《三国志》本传校读，两个疑问均可获圆满解决：“若当灸，不过一两处，每处不过七八壮。”为范氏所省略的状语“每处”，正好可以提示“七八九”是在每个穴位上的针灸次数，而非“数处”的补充说明。

三、有助于准确理解文义

除了因词语难懂或句子成分省略而造成阅读障碍以外，范氏在叙事过程中因行文简略，也致使初学难于准确理解他的本意。比如：

(1) “佗之绝技，皆此类也。为人性恶，难得意，且耻以医见业。”

从整个传文来看，华佗一生都行医，为什么又耻于“以医见业”呢？初学常苦思不得其解。但校以《三国志》本传，疑问即可得到解答：“……然本作士人，以医见业，意常自悔。”看来，华佗“耻以医见业”的根由是“本作士人”，只不过爱好与特长又促使华佗向“见业”的境况走去，于是这位医学家就出现了内心的矛盾。

(2) “曹操闻而召佗，常在左右。操积苦头风眩。佗针，随手而差。”

一般来说，“苦头风眩”可作两种解释：一是“患头风眩晕”，一是“患头风目眩”。不过仔细推敲，又似觉两者均有不妥。前一种理解，固然文从字顺。但与历史真实是否吻合，难以说清；第二种解释，把病与证并列，又出了逻辑方面的问题。而《三国志》本传把“头风”与“眩”之间的关系交待得十分清楚：“太祖闻而召佗，常在左右。太祖苦头风，每发，心乱目眩。佗针鬲，随手而差。”一校读就可以明白，“头风”

与“眩”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。

(3) “若在肠胃，则断截湔洗，除去疾秽，既而缝合，傅以神膏，四五日创愈。”

初学者往往从字面上去揣度，以为缝合的仅只肠胃，或进而提出疑问：“神膏何以能直接敷在肠胃上？”要解答这个疑问，须以《三国志》本传校读：“病若在肠中，便断肠湔洗，缝腹膏摩，四五日差……。”一校读就知道应强调的缝合之处是腹部伤口，神膏所敷之处亦为腹部伤口；至于肠胃的缝合，那就毋须赘述了。

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各类例子以外，课文中可以通过校读来解决的问题还不少，而可作校例的也不仅仅是《三国志》本传，皇甫谧的《甲乙经·序》也有关于华佗的事迹，同样可用来校读。比如：

“为人性恶，难得意。”

有人把这两句话译成“曹操性情粗暴，华佗难得让他的满意。”这样译对不对？以《甲乙经·序》一校读，就知道译错了。皇甫谧的话是这样说的：“佗性恶矜技，终以戮死。”谧是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，距华佗生活的年代并不算远，他的话应该是靠得住的，所以课文中这个句子的被省略了的主语该是“华佗”。

当然，在古医籍或古文的学习中，不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可供校读的材料，也不是任何问题都能通过校读来解决；但是，只要注意扩大阅读基础，用之得法，校读就会成为提高阅读能力，解决阅读障碍的一种好方法。

臭牡丹根皮治泌尿道感染

贵州省普定县马场区医院

吉 国 志

笔者于1979年在农村巡回医疗时，一老农妇姚德秀授此验方，经临床验证8例，全部见效。

方药与用法：临用挖取臭牡丹根，去其中心木质，取根皮6~10克，洗净，剥成细末，调入鸡蛋一个，按常规煎炒法（荤素油均可，根据口味放盐），每日服1次，连服3~5次获效。一般服食后均未发现胃肠道不适或其他副作用。服食期间忌食豆类、生冷等物（系老妇人嘱）。勿同时服解表发汗药。

臭牡丹为马鞭草科赆桐属植物，学名 *Clerodendron bungei* Steud. 黄河流域以南各省区均有分布。

适应症：妇女劳累或性生活过频发病，尿道口刺痛，尿急尿频，淋漓不尽，无发烧等全身症状者。